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将军的行列中，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钟伟。有人说他是带兵打仗的天才，战场上的悟性无人能比；有人说他狂妄霸道，粗野蛮横；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巴顿将军。对其功过是非至今评说不一

钟伟：中国的巴顿将军

宁河



钟伟将军

钟伟，原名钟步云，1911年生，湖南平江人。其“身材矮小，形体精瘦，大耳大嘴，小



巴顿将军

鼻小眼，初识者皆小视之。然其一出口，人皆刮目，声若洪钟，气冲牛斗，矢口放言，雄辩滔

滔”。他15岁参加红军，曾任连队指导员、团政委、师长、纵队司令员、军长。建国后曾任北京军区参谋长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1959年为彭德怀鸣冤而受牵连，过早地结束其辉煌的军事生涯，被贬安徽，任农业厅副厅长。1984年，一代将星辞世。

战场屡屡抗命 却深受林彪器重。

人们称钟伟“中国的巴顿将军”，是因为他和巴顿一样桀骜不逊。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钟伟属于另类。战场上，他屡屡违抗命令。

1947年3月，四野发起“三下江南”战役。那时钟伟是四野

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，贺龙与段德昌在瞿家湾主持军事委员会的工作。贺龙先是居住在瞿家上湾瞿定植家里，后与段德昌居住在军事委员会。段德昌住左厢房，贺龙住右厢房，两住室正好隔天井相对。在瞿家湾，贺龙曾几次召集红军干部、瞿家湾乡赤色教导队和游击队开会。他常常只站在土台上讲话，从不拘于形式。1932年1月，贺龙接见了瞿家湾乡赤色教导队全体同志，他鼓励赤色教导队的同志要以身作则，学好本领，练出

硬功夫，为保卫苏区、保卫瞿家湾作出贡献。贺龙还倡导军体活动，常常和段德昌等领导人出席篮球、摔跤、擒拿、游泳、操练等比赛，有时还亲自参与篮球比赛。

在开辟和巩固苏区的斗争中，由于战争频繁，贺龙很少回到后方久居，但他一直很关心后方群众的疾苦。1931年12月27日，红三军回到洪湖。贺龙参加分局和省委扩大会后，带领政治部和卫生队到战士家中走访。当他走访到八师二十二团三营二连副连长刘仁保家时，听到屋里传

来呜呜的哭声，他推门进屋一看，只见刘仁保7岁的儿子昏迷在床上，其妻张荷秀正哭泣着用手指给孩子掏痰。贺龙赶紧要军医给孩子看病。经仔细检查，确诊孩子患了气管炎。贺龙一面命令军医去抓药，一面到厨房寻找药罐，亲自生火煎药，给孩子治病。临走时，还悄悄留下了一些钱。

在洪湖老苏区，哪里有贺龙的足迹，哪里就有贺龙的事迹。在洪湖人民的心中，贺龙就是那叱咤风云的传奇“水龙”。

2纵5师师长，奉命率部南渡松花江，途经靠山屯准备东进德惠配合1纵和6纵围歼国民党新1军一部。可是当他率部到达靠山屯，发现大批敌军正往德惠方向撤退。他眉头一皱，立时下令停止前进，围住了屯子内敌军1000余名。但是在打与不打的节骨眼上，钟伟却和政委产生了意见分歧。政委认为以东进大局为重，不能动摇上级的决心。钟伟坚持己见，认为不能贻误了战机而影响了全局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战机转瞬即逝。钟伟当即下定了决心：“就这么定了，打错了，砍头掉脑袋我担着，打！”

一声令下，双方便交上了火。这场战斗从10日凌晨5点开始，一直打到下午2点仍难分难解。这期间，钟伟一连接到林彪的3个电报，要他即时东进。但他丝毫不为所动，当侦察到敌人一个整师赶来增援时，他立即向林彪报告：眼前有大仗打，我暂不能执行你的命令。得到电报，林彪终于改变了决心。这一仗打得惊心动魄。5师全歼了敌军88师一个团，同时还拖住了前来增援的87师，林彪率一、六纵西进，一举在郭家屯全歼敌军87师，从而取得了“三下江南”战役全胜。

林彪事后表扬钟伟：“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，如5师在靠山屯那样，三次违抗命令。”钟伟由此名声大噪。

1948年1月，林彪欲提拔钟伟为纵队副司令员，钟伟不肯就任，回林彪话曰：“宁当鸡头，不当牛尾。”林彪沉思良久，遂改任钟伟为第12纵队司令员。钟伟为东北野战军中惟一由师长直接提拔为纵队司令员的干部。

钟伟在战场上不是简单地执行命令，而是善于动脑子创造性地执行命令。

1948年10月30日，钟伟的12纵接到东野命令，在巨流河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撤退沈阳。钟伟站在河岸边，用望远镜朝沈阳城看了片刻，大声说：“娘卖X的，命令部队过河。向沈阳进军！”

上级没让他打沈阳，钟伟为什么选择攻打沈阳？其实此刻，钟伟对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已成竹在胸：他了解到，沈阳守军尚未大批外逃。他摆了一个师的兵力在巨流河。这条河宽达100余米，深两三尺，河上无任何船只，一个师的兵力完成堵截廖兵团退沈阳的任务基本没问题。

钟伟率12纵渡河后，便是一连串上级事先没有安排、而又符合总的战略意图的军事行动，真是奇招迭起，精彩异常：当天中午，12纵抢渡沈阳东的浑河，跑步40余里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苏家屯，全歼敌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师。第二天攻占铁西区，全歼敌207师13000余人。因为12纵孤军深入沈阳，拖住了敌人，为我军主力赶到围歼沈阳之敌创造了先决条件。

“勇猛如虎 机警似鹿 狡猾得像只老狐狸”

巴顿将军指挥作战狂放精细。钟伟将军指挥作战机警异常，他能从对手细微的变化判断出敌人的企图、动向。

解放战争中，钟伟率部在调兵山一线与敌展开激烈争夺战。经6小时激战，双方均伤亡近千人。此刻，阵地上静悄悄，双方都在喘息，都在休整，都在调整部署。钟伟背靠着沙袋坐着，嘴里叼着一支烟，一边用电话下达后撤的命令，一边仰着头观察动向。突然枪声响起，钟伟

像触电似地跳起来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听说是左侧的敌人发起了进攻，他立即高声叫喊：“不！敌人要跑。通知部队，立即转入进攻！”果然不出钟伟所料，敌军的假攻正是为了掩护后撤。钟伟命令部队乘敌后撤，从两面包抄追击，敌军惊慌失措，全线溃退，大部被歼。

1948年1月，钟伟率2纵5师攻打文家台。天公不作美。大雪弥漫，雪深至膝。部队在毫无遮蔽的开阔雪地里进攻，一批又一批地倒在敌人阵地前。钟伟来到阵地前研究对策。他提出利用夜黑，在雪地里挖多条弯弯曲曲的雪道，在翻起的雪墙上浇上水，筑起冰冻的坚固战壕。次日拂晓，雪道上的水结成了一层薄冰。钟伟一声令下，我炮兵向敌阵地猛烈轰击，冲锋的士兵在冰面上飞快滑行，勇猛地冲向敌人阵地，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四处逃窜。此役，5师和兄弟部队一起，歼敌5000多。

这次战斗结束后，还发生了一件趣事：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大多化装成士兵，藏匿其中，几次审问，不得而知。钟伟知道后，命令集合俘虏跑步，掉队的统统抓起来审问。这一招果然灵验，掉队者大多为军官，新5军军长陈林达亦在其中。

1945年8月，新四军3师10旅攻打淮阴城。敌居高临下，特务团久攻不破。副师长刘震找到钟伟，要他率28团再攻。天麻麻亮，淮阴城东门枪炮声大作，守城门的伪军奇怪地发现城外突然冒出10多个高于城墙的射击台，并有迫击炮压制射击。原来是钟伟乘夜黑，组织部队搭起的高台。随着惊天动地一声爆炸，城墙被炸塌一个七八米宽的缺口。28团只用5分钟就突入城内。经2小时激战，全歼守敌，击毙敌师

长潘干臣。

性格刚烈 处事果断 难免意气用事

钟伟和巴顿一样，都有鲜明的个性。巴顿张口骂叫疼的伤兵，抬腿踢被战火吓蒙了的战士的屁股。钟伟也不善乎。

1939年，钟伟被调到李先念的豫鄂独立游击支队，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改编为豫鄂挺进纵队时，他担任第3团政委。由于与支队领导脾气不合，一气之下带着老婆、刚出生的孩子和警卫班出走，这一伙人历尽艰辛，风餐露宿，昼伏夜行，边打边走，由湖北八面城五圣山行至苏北阜宁。找到了他的老领导黄克诚，黄克诚不仅收留了他，而且让他当了新四军3师10旅28团团副。有人说，如果钟伟被李先念追了回去，没准就会被当作逃兵给毙了。

钟伟脾气一上来很粗野，甚至粗野到拿枪威逼自己的上级。1949年部队渡江后，钟伟率领的49军孤军深入，在湖南中了白崇禧的埋伏，随军指挥作战的兵团副司令员下令部队撤退，钟伟不同意，坚持顶着等援兵。两人争执不下。钟伟一急，拔出手枪吼叫：“娘卖X的，谁再说撤，我就毙了谁！”。结果，副司令还是依了他。

抗日战争中，钟伟任新四军支队长。在苏北一次打日军。两个炮楼，打下一个，另一个怎么也打不下来。连长是新调来的，不知钟伟脾气，有点犹豫。钟伟对警卫连长说：你去告诉他，一小时内打不下来，提头来见。警卫连长跑过去说：快打吧，打不下来，支队长要枪毙你！那个连长一咬牙，打下来了。

钟伟爱玩儿，当师长时，

打了胜仗，经常把部队交给政委和副师长，自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。等干部战士见师长回来了，知道就要打仗了。

钟伟的部队能打，也能抢。解放战争钟伟当师长时，每遇攻城、胜券在握之际，便展纸挥毫，书写“五师缴获”封条，并命令下发到各营连。敌城陷落，凡有枪械、弹药、粮食、物资之处皆以“五师缴获”封之。友邻部队不服，一次状告到东野总部。钟伟振振有词：“有封条为证！”

1947年秋天，东野总部两辆弹药车路过钟伟的部队驻地，当时他正急需弹药。钟伟招招手叫车停下来，叫来一个连，就把弹药全卸了。押车的干部说，这叫我回去怎么交待呀？他打了个收条，告诉押车的：“就说我钟伟收下了，都是八路，都打国民党，什么你的我的！”

抗日战争中，新四军向盐阜区要粮要钱，区里没给那么多。钟伟就让侦察排在河边埋伏着，把区委书记抓住揍了一顿。区委书记告到黄克诚那儿，黄克诚批评钟伟。钟伟装糊涂：八路军抓共产党的书记，竟有这种事？天下奇闻。

军委扩大会上挺身而出为彭德怀鸣冤

在美国，巴顿将军敢与国会唱反调并不稀奇。在中国，钟伟将军敢在军委扩大会上站出来为彭德怀鸣冤，可谓独此一人。

1959年8月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，批判彭德怀。会上一名领导发言，说彭德怀在长征路上欠下了红一军团的血债，是彭亲手下令枪杀了一军团的一个连长。林彪也跟着昧着良心说瞎话，说彭恨不得把一军团

的人通通杀尽，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。

“胡说”！钟伟一声斥喝，站了起来。他是北京军区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会的。“这完全是无中生有，你当时在场吗？我在场，是我干的！彭总不知道这件事！现在要说清楚，那人是罪有应得，该杀！”

坐在旁边的杨勇、苏振华拉拉钟伟的衣角，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了。

钟伟不管不顾，仗义执言：“那是在一、三军团强攻娄山关，敌人反攻，他临阵逃脱，还拉了几个战士反水，被我们捉住，执行战场纪律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你不杀他，他会反过手来杀我们。我看是有人别有用心，扯历史旧账，制造事端，挑拨一、三军团的关系，加害彭总。”

说到这里，钟伟涨红了脸，手指着台上，大喊：“你们不是在逼彭总交代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吗，娘卖X的，算我一个吧，也拉我去枪毙吧！”

林彪被堵得说不出话来。会议主持者下令，当场将钟伟押出会场，隔离审查。

几年后，钟伟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。“文革”期间，钟伟遭受严重摧残。安徽造反派“淮南红卫军”将他装入麻袋，以乱棍击之，尔后投入江中。钟伟于麻袋中竟挣脱而出，潜水到江对岸，逃之夭夭。

1980年12月24日，中央军委下发文件，为钟伟平反。平反后，钟伟向军委写报告，要求出山。据说，黄克诚将军劝告钟伟：“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，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。”

此后钟伟一病不起，于1984年4月24日去世，终年73岁。■